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二十一回 海瑞竭宦囊辱相

卻說嚴嵩退朝回府，用了早膳，自覺身子困倦，到萬花樓上睡息半時，誰知一覺直到未刻方才起來。嚴二侍立於側，嚴嵩洗了臉，家人隨將八寶仙湯進上。嚴嵩一面吃著，問道：「今日有甚事情？」嚴二乘機進道：「新任刑部雲南司主事海瑞稟見。」隨將手本呈上。嚴嵩忽然觸起張志伯之言，遂勃然怒道：「他是幾時上任的？怎麼這時候才來稟見？」嚴二道：「是本月初五日到京，初六日上任的，計到今日已是半月。但該員在外一連候了十餘日，只因太師有公務，小的不敢通傳。」嚴嵩道：「這海瑞前在淳安時，頗有循吏之聲，你們休受他的門禮。」嚴二道：「領命。」嚴嵩吩咐傳進。嚴二即來門房，見了海瑞說道：「海老爺，你今日好造化，恰好太師起來了，今傳你進見。若見了時，只說三日後即來稟安，只因他有公事，門上的不敢通傳就是。」海瑞應諾，隨著嚴二來到後堂，轉彎抹角，不知過了多少座園亭，方才得見。

嚴嵩在那三影亭上憑椅危坐，旁邊立著十餘美貌的嬖童。

海瑞即便趨前參謁，行了庭參之禮。嚴嵩問道：「久聞貴司廉介，頗有仁聲。故天子特遷部曹，以資佐治，汝其勉之。」

海瑞打參道：「卑職一介貧儒，屢試不第。謬蒙皇上格外殊恩，特賜額外進士，即授淳安儒學。受命之日，踴躍未安，惟恐無才，有忝厥職。復蒙當道以瑞才堪治縣，即以淳安縣改授。卑職到任，惟有飲水茹檠，矢勤矢慎，以期仰副聖意而已。何期殊遇頻加，深荷太師格外提挈，得授斯職，實出意外之幸，深感雲天之恩。自愧淺薄末才，辜負堪虞，伏乞太師復加訓誨，則卑職實感再造之恩矣！」嚴嵩道：「此是天子之意，與我何干？你且退去罷。」

海瑞復打一躬道：「卑職有個委曲下情，不揣冒昧，敢稟太師丞相，不知可容訴否？」嚴嵩道：「有甚事情，只管說來。」海瑞先謝過了罪，隨說道：「太師大魁天下，四海聞名。

今復佐君，總理庶務，燮理陰陽，調和鼎鼎，天下無不仰望，以為久病乍得良醫，蒼生皆有起色。卑職昨到京來，赴任後，即到太師府稟見。誰知太師家人嚴二，自稱嚴二先生者，每遇內外官員初次稟見，必要勒令三百兩銀子以作門禮，否則不肯通傳，還稱太師設有規習，每逢參謁者，必要千金為壽，否則必捏以他事，名掛劾章。以此挾制，莫不竭囊供贄。似此，則聲名掃地矣。大抵太師丞相皆未察覺所至，如此小人舞弊，太師豈可姑容？還望丞相詳察。」

嚴嵩聽了海瑞面揭其短，心中大怒，本欲發作，只恐認真，遂故作歡容道：「微先生言，幾被這小人舞弄。但不知先生來時，嚴某可有勒索？」海瑞道：「若是沒有見證，卑職焉敢混說？」嚴嵩道：「他卻取你的多少？」海瑞道：「須要不多，不過卑職傾家相送，尚欠一百兩。尊管還不滿意，不肯代傳，又以危言恐詐。卑職自念一頂烏紗雖然不是十分緊要，但是十載寒窗，妻女萬里從苦，故亦有所不忍。卑職妻子苦夫失官，不得已盡將閨中金飾交與卑職，持送尊管作抵，尚費多少屈服之氣始得相通。今日得親顏色，亦非小可。然卑職從此衣食俱盡，丞相卻將何以訓誨？」

嚴嵩聽了，不覺滿臉紅一塊青一塊的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這奴真欲傾陷我也！先生且暫少坐，容某訊之。如果屬實，則當正法，決不稍事姑容也。」海瑞道：「習性成慣，太師當以好言勸之。」嚴嵩越發大怒，即便喚了嚴二進來，罵道：「你充當本衙家丁，有得你食，有得你穿，這就是了。怎麼在外瞞著我，如此滋事？你知罪否？」

嚴二見海瑞在旁，又見嚴嵩發怒，諒是為著此事發作，只得跪下說道：「小的自蒙爺收錄以來，無不遵法守分，並無過失。乞爺明示，一死亦甘心。」海瑞在旁，卻忍不住插嘴道：「你休要瞞太師，你適間受的是什麼東西？」嚴二厲聲道：「你看見什麼東西？無端在我主人面前讒譖？」嚴嵩喝道：「休得多言，我且問你，海主事現在告你私收門包，可有麼？」嚴二道：「沒有。」海瑞作色道：「明明二百兩，另外一盒金器，經我親交與你手上的，難道白送了麼？」

嚴二被海瑞質對著，諒不能抵賴，乃道：「我們當家人的，上則靠著主人賞賜；下則仗著你們老爺們賞封。適才蒙老爺賞的，如今現放在門房裡，還未曾取起，怎麼就在主人面前讒害？」

既然老爺捨不得，就請拿了回去就是，又何必捏造這言語？」

海瑞道：「可是有的！如今當太師面前還我便是罷，不然恐太師執法如山，不能稍寬你矣。」嚴嵩在上，聽得真賊正賊，只得叱罵道：「不肖的奴才，怎麼大膽私受人家賞賜？還不拿來，當面繳還主事老爺麼！」

嚴二不敢再說，只得急急走到門房，將那二百兩銀子，並小匣兒一齊捧將出來，跪著道：「這就是海老爺賞與小的之物，今當面還海老爺，算是小的多謝海老爺賞了。」嚴嵩笑道：「你是一個家奴，怎麼消受得起？這卻是海老爺故意與你作耍，你怎麼卻認真了？快些送還海老爺罷！」嚴二急忙將銀子釵飾，交還與海瑞。海瑞接轉，便向嚴嵩拜謝道：「多蒙丞相破例相贈，使卑職銜結無既矣。」嚴嵩明知其言刺己，故作歡容道：「先生勿怪，旋當整治此奴矣！」立即吩咐家人備酒，與海瑞敘話。海瑞告辭道：「卑職乃是部屬微員，明公乃朝廷極品，焉能忘本？只此告辭。」嚴嵩道：「偶爾便飯，吃一碗去。」海瑞只是告辭，堅持不從。嚴嵩道：「諸事不合，祈先生包涵，敢忘厚報？」海瑞唯唯，辭謝而歸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嚴嵩打發海瑞去了，即喚嚴二責罵道：「你怎麼這般胡塗？我原說過的，叫你不要收他的禮物，怎麼竟收了？如今卻被他當場出丑，好生沒趣。想我自蒞任以來，只有勢壓於人，並不曾稍出遜言。今為你卻受了一肚子的鳥氣，真是豈有此理的！」嚴二道：「老爺且息雷霆之怒，暫寬斧鉞之威。想小的自從跟隨老爺以來，於茲八稔。所行之事，無不與老爺商酌。自爺登仕以來，向設例規，無不凜遵，惟未見這個海瑞，如此混帳。他適間膽敢毀謗老爺，何不立即參奏了他，以警將來？」

嚴嵩道：「海瑞為人剛直忠正，且不畏死。倘彼奮然扣關，陳理你我是非，則數載之勞苦心力，一旦為之盡付東流矣！你不見前者張國公之事耶？此即可為前車之鑒矣。」嚴二道：「張國公奉旨糾察天下州縣官吏賢否，倉庫虛實，又何聞海瑞之事？」

小的實所不知，乞爺明訓。」嚴嵩笑道：「虧你還是一個宰相的家人。前者張國公奉旨巡察天下州縣，是奉旨躬代皇上巡幸，還有誰人敢稍抗逆？所以每過州縣，派令府縣供應銀兩，一路俱皆遵辦。惟到浙江時，海瑞初署淳安知縣，不特不為供應，且驕傲，國公到縣，亦不為禮。及張國公發怒，責其不恭之愆，彼則昂然不肯少屈，竟與國公抗衡，並面叱國公之非，還要與張國公算賬。後來張國公看見事勢不好，恐怕當場出丑，只得忍氣吞聲。後來還說了多少好話，才得開交。張國公尚且如此，何況我府近在禁垣，他雖職分卑微，然乃是一個部曹，若是央求一個尚書、侍郎，亦可以上奏的，所以適間我也讓他。今後你等再休惹他，我自自有主意，徐徐圖之。」嚴二應諾而出。從此嚴嵩心中挾恨海瑞，千籌百計尋事陷害，此是後話。

再說海瑞回衙中，妻子忙上前問道：「事體如何？」海瑞道：「幸喜不致失信。」遂喚海安，仍將小盒子交還小姐。金姑接著，喜不自勝。張夫人道：「且喜見了嚴相，這頂紗帽方保得穩呢！」暫且按下不表。

又說那張娘娘，自蒙皇上寵愛，在宮三載，產下太子，皇上十分歡喜，遂有立她為後之意。尚未發言，而皇后已死。此際天下臣民掛孝，自不必說。到了小祥，皇上升殿，聚眾文武商議，欲立張氏為後。時嚴嵩在旁奏道：「陛下立後，乃天下之大事，何無一女可當聖意者？貴妃張氏，乃出身微賤，伊父市儈之流。既蒙陛下立為貴妃，則張氏之幸有過於望外者。今陛下若欲冊為正宮，不特該妃微賤，不足以配至尊，且恐臣民竊議。伏惟陛下思之。如陛下再續鸞膠，當於各臣宰之家，遴選其四字俱全者冊之，名正言順，誰曰不然？」

帝聽奏不悅，道：「朕自別駕微員入居九五，亦由微而顯。

今日之事，雖乃市儈之女，然工容言德，靡所不諧。事朕以來，端莊嚴謹，況已生太子，朕冊改為正宮，卿何諫阻？」遂即日冊張氏為皇后，立其子朱某某為太子，即遷於昭陽正院居住，封妃母仇氏為榮國夫人，頒詔佈告天下。嚴嵩心中不悅。

看官要知道他為甚麼不悅之意？原來嵩有甥女，姓郝名卿憐，年方一十七歲，生得傾城之色，羞花之貌，詩詞歌賦，無所不曉。居止閒雅，洵是神仙中人。其父郝秀，娶嵩之姊。郝秀曾為部辦，攜妻在京。及嚴嵩得官之際，親戚來往。未幾郝秀病死，其姊亦相繼而歿。郝卿憐時年十四，無所依靠，嵩遂接歸府第，養為己女。三年間，其女長大，更自超凡的美媚。

嵩日夕撫育，愛如掌珠。時延大內樂部女，教以歌舞，滿望進於皇上，以固己之寵。怎奈皇后尚在，張妃之寵未衰，無隙可乘。今皇后已薨，正欲進獻，忽帝要冊張貴妃為後，故此嚴嵩從中諫阻。豈知天子不聽，決意冊立。嵩心中不悅，恨恨回府。自思有此機會，又被他人占去。如何不恨？正是：不如意事機偏巧，有心之人恨便多。

要知將來嚴嵩果能把甥女進入宮否，請看下回分解。